



理髮師工會

穆爾克·拉吉·阿南德等著

文化·生活出版社

理髮師工會

穆爾克·拉吉·阿南德等著

顧化五合譯
周錦南

文化生活出版社

理髮師工會

有版權

著者	穆爾克·拉吉·阿南德等
譯者	顧化五 周錦南
出版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馬路一弄八號
排印者	大眾文化印刷廠

一九五四年五月初版 1—5000冊

(文學·藝術) 69000字 定價 5,000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發號

目 錄

理髮師工會 (穆爾克·拉吉·阿南德)	一
國王和龜 (穆爾克·拉吉·阿南德)	一七
生命的仙丹 (穆爾克·拉吉·阿南德)	四一
農學家 (穆爾克·拉吉·阿南德)	五二
被神忘掉的兒童 (納夫特治)	七一
患難兄弟 (薩瑪雷西·勃斯)	八四
審問 (蘇西爾·簡納)	九八
父親 (蘇西爾·簡納)	一一三
譯後記	一四七

理髮師工會

阿南德

在現代印度的創造者中，我們村中的小理髮師錢都應佔有一種重要的地位；可是，除非我強調他對於歷史的貢獻，使大家相信以後，他這種地位是沒有人承認的。坦白地說，他之所以應當享受這種地位，的確是由於他的一種功績，而他自己却不知道這種功績的全部重要性。因為他也不像今日印度的許多偉人那樣，故意誇大他自己的重要性，雖然他和這些偉人一樣，都有一些天真的心理。這種自尊心理有時候有點失常，有時候也怪可愛的。

當錢都還很小，用一塊破布裹着脹大的肚子的時候，我就認識他。我們一同在村中巷子的塵土裏滾來滾去。我們扮演士兵，開商店，作店員，以及其他的種種遊戲。而這些遊戲都是我們自己發明的。我們玩得很有趣，我們的母親看了也高興。在長輩中，只有我們倆的母親願意來看我們遊戲。

錢都比我大六個月。在各種遊戲中，他總是一個領導者，而且我也願意追隨他；因為他確實了不起。他能捉黃蜂，把它們尾部的毒液擠出去，用一條棉線綁着它們的細腿，再放它們飛去。可是我一到井台附近，遇到黃蜂在餵水坑飲水時，我老是被它們螫一下。

我們長大以後，他對於我仍然是個全才的人，他能作式樣複雜的風箏，放着又是那麼穩，我一樣也作不來。

然而，在學校裏演算術方面，他却不及我。或許是因為他的父親很早就教他學習他們那個階級的傳統的理髮職業，派他到村裏去理髮，他就沒有時間在家裏作教師分配給我們的功課。但是在背誦詩方面，他却比我強。他不僅能把課本上的詩背誦下來，而且還能把書中的散文背出來，背得像詩一樣。

錢都在學校裏獲得了獎學金，而我仍須繳納學費。我的母親對於這件事是憤憤不平。她時常勸我不要和他一起玩；她說錢都是一個下層階級理髮師的兒子，我應當保持着我自己階級的身分。但是不管我從我的祖先接受了什麼樣的天賦觀念，而

我決沒有接受下來那種高貴的優越感。老實說，對於我母親每天早上塗抹在我的前額的紅色階級標記，對於那種形式化的阿支金花樣，對於那緊身棉布褲，以及金工鞋和絲頭巾等等，穿起來我總是覺着有點忸怩不安；我希望我也有權利來穿錢都所穿的那種奇異的多種多樣的衣服——錢都穿着退休的沙白達給他的呲噠短褲，上身穿着一件磨光的黑絨背心，上邊釘滿了貝殼鈕扣，頭上戴着圓氈帽，這頂帽子從前是屬於我們村中律師拉拉·哈坎·錢得的。

錢都的父親患瘧疫病死後，他的行動很自由，令我羨慕萬分。早晨，他到上等階級的貴人家裏去做活。活完後，他洗個澡，穿起衣服，偷偷地坐在拉拉·哈坎·錢得閉着門的進城車子的腳蹬上，上六哩遠的城中去遊逛。

錢都對我很好。他知道我很少進城去，因為我每天必須吃力地跑三哩路，到交地亞拉這個大村裏去上中學，還害怕遲到了，又受教師的處罰；可是他的父親死後，他就不上學了。他完全解脫了嚴厲教師鞭打的苦刑。他時常從城裏帶給我些禮物——有時是一支畫筆，有時是金色墨水，有時是粉筆，或者是雙面的削鉛筆刀；

而且他還很快活地把他在文明的市場上所見到的形形色色敘述給我聽。

他從城裏回來時，老在縣法院門前等候拉拉·哈坎·錢得的四輪馬車；這裏他所看到的那些大人先生們、律師們、公差和警察們都穿的那種漂亮的英國式的服裝。對於這些服裝他特別描述入微。他曾幾次向我表示他的祕密願望，他說，他的母親把他所賺的錢放在一個水壺裏，他要偷一點錢，去買一套像牙醫卡蘭干所穿的衣服。他說那位牙醫在城中表演奇蹟，會給人裝一排一排的牙齒，還會給人換眼睛。他又說，卡蘭干是一個年輕的人，梳偏分頭，穿着漿得很挺的襯衣，象牙色的領子，蝴蝶領結，黑色上衣，條紋褲子，還穿着一件膠皮雨衣和一雙跳舞鞋。他還說這位魔術家的技巧，他如何打開他的英國皮的手提包，揮着他的發光的鋼器械。

他向我徵求意見，像他這樣只受過小學五年級教育的理髮師，如若也穿上像牙醫卡蘭干那種樣式衣服，是不是更爲神氣一些。他說：『雖然我不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醫生，可是丘疹、瘡、刀傷我都會治。這是我家的祖傳。』

我同意他的意見，並且熱誠地鼓勵他。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一個英雄，他所想

的，作的，我都認爲對。

一天早晨，我發現他站在我家門前，使我大吃一驚。他頭上戴着白頭巾，穿着一件白膠皮雨衣（雖然有點過大，但仍然很漂亮），腳上穿着一雙跳舞鞋。鞋面光亮，我可以從他的鞋中看出我的面孔的半面像。他手中還提着一個皮包。他就要去作活了，他先來讓我來瞻仰一下他穿上新衣服後的神氣。

『漂亮極了！漂亮極了！』我說。

他跑向他每天早晨修面的地主的家去了，我自己羨慕地在後面跟着。

這時街道上還沒有很多人，所以錢都穿得像一個醫生這樣的光榮，除他自己外，只有我一個人看到。當他趾高氣揚地在街上走的時候，他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

他小心翼翼地只怕擦着女人們貼在牆上的牛糞餅，脚下也很留心，免得踏着溝中流出的髒水。但是當我們走進地主家門時，我們遇見地主的小兒子得維。他高興地拍着手，高聲叫着：理髮師錢都來了，穿得像教會學校的神甫大人一樣。

大腹便便的地主比季·錢得才從廁所出來，手摸着耳朵上掛着的聖線，一看見

錢都就大爲生氣。『拉姆！拉姆！拉姆！你這豬養的！你把牛皮作的皮包和不知什麼動物的骨髓製的上衣穿到我們家來，還有這英國鞋呀。滾出去！滾出去！你這魔鬼的兒子！你要沾污我的宗教。你爸爸死後，現在你什麼人也不怕了！』

『但是，稅務老爺，我穿的是醫生的衣服呀。』錢都說。

『滾開，你這豬養的，滾回去，換上一身適合你下等階級理髮師身分的衣服，不要異想天開，我不願看見你這種時魔，快滾開，免得我用鞭子抽你！』

『但是，列·比季·錢得老爺！』錢都哀求說。

『滾蛋！滾蛋！你這廢物！』地主大叫着。『不要再走近一步，要不我們就得用牛糞把整個的房子清淨一番。』

錢都轉回來了。滿臉通紅。他的興頭完全被打了回去。錢都知道他在我面前是位英雄。現在在我的面前受這樣的污辱，使他羞得連看我也不敢看。他很快地向賽納·拉姆的店舖跑去。賽納·拉姆是村中的銀行家，在胡同口開了一個雜貨店。

地主的兒子得維被他爸爸的叫罵嚇得哭起來。我不得不在那裏勸解他一會。當

我跑到胡同口時，就看見那銀行家一隻手舉着秤米的秤，以最污穢的語辭辱罵着錢都。『你這小豬孫子，你在應盡你的職責和照料你老母親的時候，你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個小丑一樣。你穿這些醫生們的髒衣服！滾開，穿上你自己的衣服再回來！我再讓你給我理髮！』他一面說，一面摸他頭頂上的宗教儀式的髮結。

錢都垂頭喪氣，極憤恨地從我面前跑過去，好像是這些不幸事件都是我造成的一樣。因為我是屬於上等階級的，我想他也恨起我來了。一想到這裏，我幾乎要哭起來。

『去見潘狄特·巴曼納德！』我在後邊叫他，『告訴他，你穿的這些衣服不是不潔淨的。』

『唉，看來你和他是一氣的。』潘狄特·巴曼納德從地主家走了出來。很顯然，他是被地主請去商討這種邪惡的緊急事件。『學校的教育使你們這些孩子們學壞了。你穿這些衣服，還沒有什麼，因為將來你要作一個學者，但是一個下等階級的理髮師的孩子怎有權利穿呢？他只能給我們理髮修面、捏手。唉，他已經夠下賤

了。爲什麼他要更下賤呢？你是一個上等階級的孩子。他是一個下等階級的魔鬼！他是一個流氓！」

這些話，錢都都聽見了。他連頭也不回地飛跑開了，好像是他另有目的地跑去，並不是因爲這種污辱似的。

我的媽媽遠遠地叫我回去吃飯，去上學，不然就晚了。她也不能不再教訓我一番，勸我不要和理髮師孩子來往。

整天我爲錢都的命運發愁。下學的時候，我就到他和媽媽住的茅屋裏去看他。

他的媽媽是一個出名的性情乖僻的老婆子，因爲她是一個下等階級的女人，竟敢正視上等階級的人，而這些上等階級的人反不敢自己正視自己。她對我老是和藹可親，雖然她對我說話也是嘲弄的態度。這種態度是由於她六十多年來所受的痛苦和侮辱而養成的。她轉過面來對我說：『喂，你來了，你來看你的朋友了。要是你的媽媽知道你來這裏，她要把我這看過你那漂亮的面孔的眼睛挖出來呢。你，你真

是天真嗎？或者你是像你們那班人一樣的一個狡猾小僞君子？」

「錢都呢，媽媽？」我問她說。

「我不知道，孩子。」她的態度誠懇樸實。「他向進城的路上走了，他說，他要在大路旁邊找點活作，給人刮刮臉，來賺點錢。我不知道到底他幹什麼去了。我想他不應當得罪那些他爸爸服侍過的顧主們。他是一個孩子，腦子裏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他們應當原諒他。他只是一個孩子。我想，你要找他出去玩玩。好吧，他回來時，我告訴他。我只看見他向大路上走了呀！」

「好吧，媽媽。」我說罷就回家了。

平常我們聚會，那些長者們老是干涉我們。爲了避免他們的譴責，我們商議了一種打口嘯的祕密約會辦法。這天下午錢都又在打着這種口嘯。

「去市場裏散散步，」他說。「我有話給你談。」我們一見面，他馬上就告訴我：「你要知道，我今天上午在縣法院附近作活，賺了一個盧比。要不是哈坎·錢得的車子下午回來的早，我會賺更多些錢。你知道我必須坐在他的車子的尾巴上回

來。但是我要給這些正統派的傻瓜們一個教訓。我要罷工，我不到他們家侍候他們了。拉拉·哈坎·錢得的那個賭鬼兒子有一輛日本造的自行車，要五個盧比賣給我。我要學習騎自行車，每天騎着自行車到城裏去作活。你瞧，身穿大衣，腳着黑皮鞋，頭圍白巾，騎着自行車，你看我神氣不神氣？尤其是這個兩輪車前還有車把，可以掛我的工具袋。」

「神氣，」我快樂地同意着說，並不是因為我料想着坐在自行車上的錢都的光榮，而是我覺着我自己的心願快實現了；錢都既然有了一輛自行車，即使他不借給我常騎，最少也可以讓我站在後輪的伸長的軸上，或坐在前邊橫梁上，把我帶進城去。

錢都買自行車時，那種有把握的神氣使我對他的經商才能真是吃驚。那樣花錢不在乎，這是我事先想不到的。這時他以信任我的口氣對我說：「你等一兩天瞧吧。我要給你瞧件事情，要使你有生以來大笑一陣。」

「現在告訴我，」我說。我有點等不及了。他的冒險精神感染了我，使我又興

奮，又着急。

『不，你得等着，』他說。『現在只能給你一點暗示，這是只有理髮師能理解的一種祕密。現在讓我來學騎自行車吧。你扶着車，我上去。我想就可以了。』

『但是，』我說，『不能這樣學騎自行車。我爸爸學車時，是從後邊的一個木樁子上的，我哥哥學的時候，先蹬穩腳蹬。』

『你的爸爸是個頂重的狍狒！』錢都說。『你的哥哥是個長腿蜘蛛。』

『我，』他繼續說，『母親告訴我，我是個倒生的。』

『好吧，』我說。我給他扶着車。但是我的眼只是在羨慕那光亮的車把。我手一鬆，錢都砰一聲和車子並排倒下了。

銀行家的店中有幾個農夫圍繞着地主閒談，轟地大笑起來。銀行家大聲叫着說：『跌的好，你這個野蠻時代的流氓孩子！折斷你骨頭，跌死你，你這個暴發鬼！不然，你不會覺悟的！』

錢都羞得低下了頭，嘟囔着罵我，『你這笨貨，死不中用！』我原想他要扭着

我的脖子，要好好地揍我一頓。可是他看看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我們要看終究誰笑誰，是我笑他們，還是他們笑我。』

『我這次要把手子扶得緊緊的，』我誠懇地說。我把車子扶了起來。

『拆斷你的骨頭，你這豬婆養的，』地主又在叫了。

『不要理他們！』錢都對我說。『我要給他們瞧瞧。』我用勁把車扶得緊緊的，他騎上了車。他說：『撒手！』

我鬆開了手。

他的右脚用力把腳蹬向下一蹬，車輪就向前走了，他危險地向一邊歪去。但是這時他左脚把這邊的腳蹬一蹬，車子就穩着了，可是還有點向右邊歪。我看見錢都的臀部離開了車座，頂可怕的。他這樣危險地立了一會。他的車把危險地搖擺着。

他也搖擺不定。這時一陣大笑和諷刺聲又從店中傳來。我想，錢都就是能夠拿穩車子，也會因心中發慌而失敗的。但是真是奇蹟，錢都的兩隻腳已經摸着腳蹬的規律，他的兩個硬直的手臂也把車把拿穩了。車子跑起來了。我在後邊高興得大叫着

「妙極啦」。

跑了一哩半，他又試了一次。

雖然我急於分享他的新技術，可是第二天我沒有看見他，因為家人把我從學校直接帶到夫卡去看姑母了。

但是第三天，錢都又叫我，並且對我說，他要讓我看他那天所說的可笑事件。我急忙地問他：「告訴我怎麼一回事？」

「注意，」他藏在村陶器匠的窯後邊說，「你瞧見銀行家店中的那羣人嗎？看看都是那些人。」

我觀察了一番，很莫明其妙。

「就是那些農人在那裏坐着，等候地主。」我說。

「傻瓜，你再瞧瞧，」他說。「地主是在那裏，他的長臉上長滿了一叢骯髒的鬍鬚。」

「哈！哈！」我高興地大叫起來。地主的下巴上掛着一把長而密的鬍子（我知